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Guo Chengqing, a middle-aged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white shirt. The portrait is set against a light, circular glow.

郭澄清短篇小说选

A vibrant photograph of a vast sunflower field. The sunflowers are in full bloom, with bright yellow petals and dark brown centers.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line of tall, thin evergreen trees and distant mountains under a clear sky.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短篇小说经典珍藏

郭澄清短篇小说选

梁临平选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澄清短篇小说选 / 郭澄清著.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5071—1505—4

I. 郭… II. 郭…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I·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24795 号

郭澄清短篇小说选

作者	郭澄清
责任编辑	贺广生
封面设计	梁晓明
出版发行	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泰山文印中心
开本	850 × 11681/32
印张	11.125 印张
字数	279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71—1505—4/I·137
定价	18.00 元

作家郭澄清手迹 (两幅)

社建新傳

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领导上要我写个短篇。为完成这个任务，我又一次来到社建的故乡——打谱搗篇《社建新傳》。

闯关东的路上

深秋。

黄风滚滚，大风呼啸。天，象要塌下来；地，象要裂开去，天地浑浑在一起。

剩衣衫褴褛的^些难民，一帮帮，一伙伙，气绝狼窝村。有的，在墙头上^打下^来，蹲下来喘息着。有的，穿街而过，继续向北走去。在这跟跑北去的人流中，有一个三十来岁黄瘦的汉子，来到永生门前，向永生伸出了一只乞讨的手。他见永生也是个穷人，眼珠子骨碌碌地一转，他又把怀里怀中的孩子举向永生，恳求说：

“收养下我这个小孩吧？好歹养养好……”

那汉子说着，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那满脸尘土的脸上^流淌下来。

永生见他手中抱着一个孩子，身后背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心是一阵酸痛！他把那人领进屋檐棚，扶他坐下，看自己的永生。那汉子只用手一毛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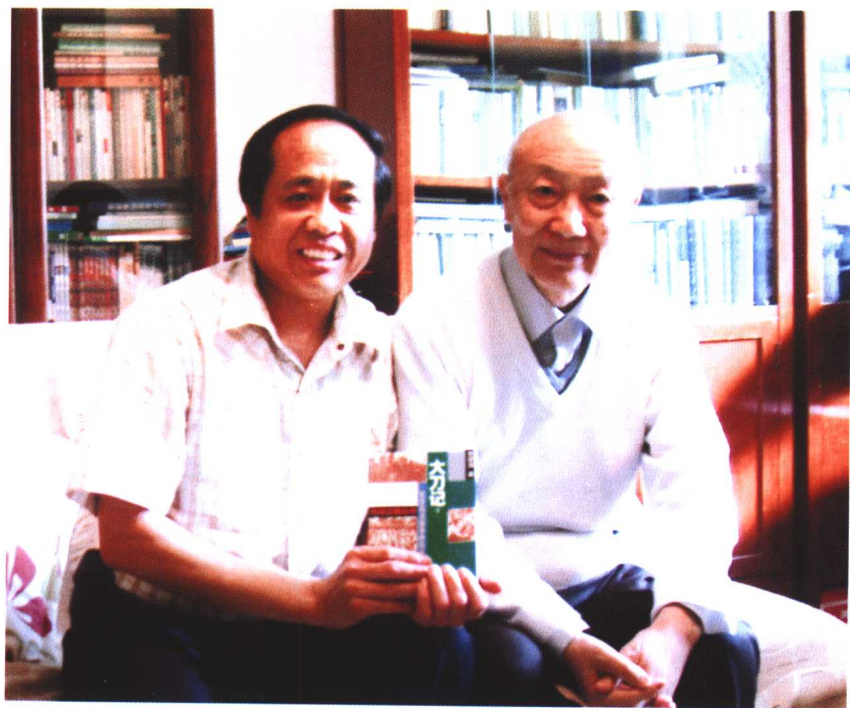
作家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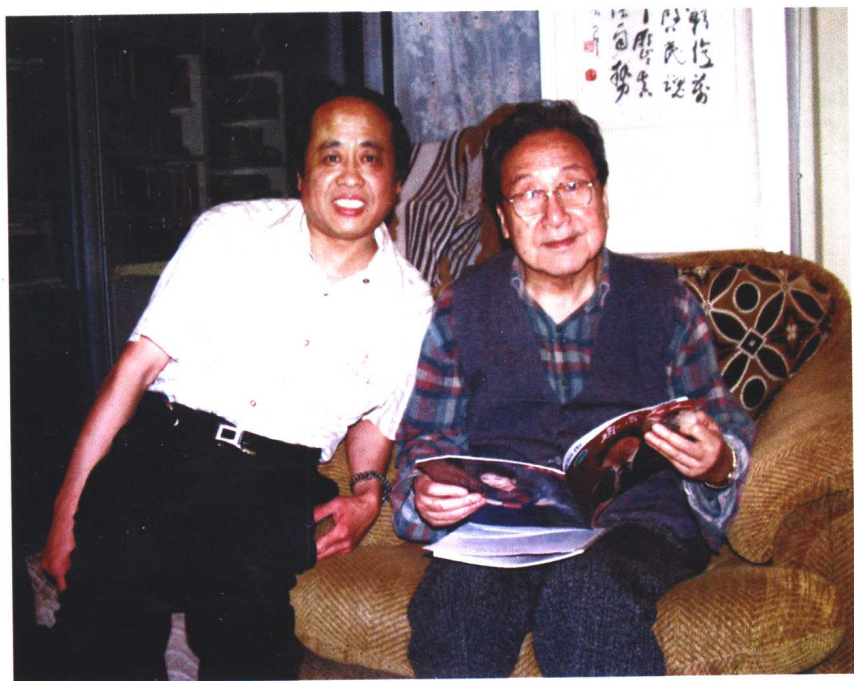
1976年11月郭澄清在全省创作会议上合影。前排左起：任孚先、董均伦、郭澄清、刘知侠、章永顺；后排左起：翟永瑚、牟崇光、苗得雨。



序言作者：张全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与著名作家郭澄清的儿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郭洪志（左）在一起。



著名文学家屠岸（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著名文学翻译家、著名诗人、杂文家和文艺评论家）与著名作家郭澄清的儿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郭洪志（左）在一起。



诗人贺敬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与著名作家郭澄清的儿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郭洪志（左）在一起。

注：贺敬之部长正在阅读一篇回忆作家郭澄清的纪念文章（披肝沥胆 翰墨春秋——记著名作家郭澄清 文/吴开晋 见2002年第6期《齐鲁名人》杂志）。



作家郭澄清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写作，并创作出版了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决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郭澄清先生经常深入农村，体验生活，采风。

序 言——

人民的作家为人民

——写在郭澄清同志新版《大刀记》出版之际

张全景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著名作家郭澄清同志从事文学创作 50 周年。在这一值得我们纪念的时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郭澄清同志的《大刀记》，将这一反映我党领导人民群众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题材的传世佳作奉献给广大读者，很有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今天，重温这一教诲，重读《大刀记》，就会更加深刻的认识人民与艺术的关系。作者只有生活在人民的火热生活之中，只有和时代的脉搏相结合，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写出永葆青春的作品。

• 1 •

郭澄清同志是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道路，终生不渝地吸取党和人民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也正因为始终不脱离生活，不脱离人民，所以，他才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有旺盛的创作力。他不论处在顺境或逆境的何种政治景况下，仍然坚持为党写作；不论文坛上有什么风云变幻，仍然坚持为人民的利益写作。熟知郭澄清的人都知道，《大刀记》第一部早在1971年完稿，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了内部征求意见本，但在“四人帮”的干扰阻挠下，《大刀记》一直未能通过审查，不准出版，这一压就是三年。直至1975年，在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做出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面展开整顿（包括文艺整顿）的情况下，才改变了郭澄清和他的《大刀记》的命运。郭澄清多次和我谈起，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严文井、屠岸、王致远及责编谢永旺，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等一批老同志硬是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冲破文化禁锢的封锁，抓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的时机，把《大刀记》奉献给全国人民。《大刀记》出版后，中共山东省委、德州地委都非常重视，我到作家的故乡宁津县郭皋村看望他。当我迈进长篇小说《大刀记》的“分娩产房”时，感到愕然。三间小土屋，里面只有一个土炕，一张很破旧的八仙桌，桌上一盏煤油灯，灯下一摞一摞的手稿，小小的糊着纸的木格窗户透过一点微弱的光，昏暗的煤油灯下，郭澄清正低头握笔书写……。我的突然到来，使他异常激动，他忽的站起来，双手用力攥紧了我的手，双眼似乎涌出泪水。郭澄清穿着

一身很旧的布衣裤，脸色黄瘦。我说：“省委和地委的领导都十分关心你，让你多保重，注意身体。谢谢你写了为人民有益的《大刀记》。”郭澄清连连点头，说：“谢谢领导的支持，谢谢党的培养！谢谢大家。”当时，郭澄清已任山东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山东省创作办公室主任，省委在省城济南给他安排了较好的住房。我看到他身体不好，当即果断地说：“澄清啊，休息休息吧！跟我回济南查查身体。抓抓全省创作，疗养疗养，省委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但郭澄清却说：“我是写农村生活的，只有在农村与农民共命运，才能写出真实的好作品，若离开了农村，就等于鱼儿离开了水，若忘记了农民，就等于忘了我党的历史与传统，忘记了党员作家的责任。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求我们作家要时时刻刻深入人民群众。”我一时无话可说，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当郭澄清双手捧送给我他亲笔签名的《大刀记》一套三卷时，心中十分激动。那是我国惟一一部描绘我的家乡鲁北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当年《大刀记》出版时广大读者争相阅读，争相传颂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作者所歌颂的鲁北平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已深深烙刻在人民的心中。毋庸置疑，《大刀记》这部三卷集的长篇巨著以及改编的电影《大刀记》、话剧《大刀记》、评书《大刀记》和连环画册《大刀记》，当时看过的读者和观众，在全中国无计其数。郭澄清的读者和观众至今怀念他，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为我的家乡鲁北有郭澄清这样优秀的作家感到自豪。

由于创作《大刀记》的曲折和艰难过程，更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的再次被打倒，“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特派专人到山东调查《大刀记》创作背景，是否有“走资派”支持，并在会上强令他写一部歌颂“文革”的小说，澄清心中极为气愤和痛苦，加之长期的艰苦创作和“极左”的政治压力，于1976年5月突然病倒了。山东省、地各级党委极为重视，奋力抢救，终于保下了他的生命，但他偏瘫了，我多次到医院看望他。转眼到了1984年，想不到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龙潭记》，我这才知道郭澄清又回了故乡，仍然居住在宁津县郭皋村“分婉”《大刀记》的那间土屋里。听到这些，我感到很不是滋味，非常惦念他，当即请宁津县有关部门给他在县城安排了住房，并具体批办了郭澄清的省直“干部保健医疗证”，享受厅级干部保健医疗（郭澄清时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转眼至1987年的春节，郭澄清的儿子又给我送来了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决斗》，我了解到他的夫人刘宝莲同志因长期护理照顾澄清同志，已患重病在北京住院治疗。这时，我很着急，立即派人把他接到济南千佛山医院干部保健病房静养。这期间关心郭澄清同志的报刊领导派记者写了《内参》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及山东省委主要领导都作了具体批示。我几次到千佛山医院看他时，见他用嘴叼着笔写字的情景，感佩不已，至今仍时时浮在我的脑海。

郭澄清不仅在年富力强时创作出版了《大刀记》、《社

迷》、《黑掌柜》、《公社书记》等名篇佳作，使他闻名遐迩，而且在他身患重病以后，并没有躺在病榻上呻吟，在病痛中消磨时日，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为党为人民写作。先后又创作出版了《决斗》《龙潭记》《历史悲壮的回声》等。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归根结底，就是他坚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就是因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践邓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精神的感召，使他获得了无坚不摧的力量。

时代在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作家和人民、作家和生活的关系的论断，是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规律的。一个有志于人民文艺事业的人，应当矢志不移地走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像郭澄清那样，满怀激情地投入人民生活的洪流中，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2005年3月于北京

序言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 原部长
全国党建研究会 会长

在历史的縫隙中发现诗与美

——序《郭澄清短篇小说选》

吴义勤

郭澄清先生第一篇引起我注目的小说是发表于 2001 年第 3 期《山东文学》“故文新读”栏目中的《社迷续传》，作品以拉家常式的纯朴、生动的口语，把妙笔生花的几个小故事串联在一起，成功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社迷”形象，小说的魅力深深打动了。为此，我几经周折借到了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一读为快，《黑掌柜》、《公社书记》、《篱墙两边》、《鳖拉气》、《茶坊嫂》、《助手的助手》等等，几十个短篇佳作扑面而来，郭澄清小说质朴、浑厚、美感、深刻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中国文学，曾经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陷入了艺术的低谷，但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创作，却让我看到了作家在历史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縫隙中开掘文学性的能力，他对生活的诗性和人物的美感的艺术呈现极大地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桎梏，直接面对现实主义的本质和本源意义，还原了人性美，杰出地代表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

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1985年至今一直作为范文入选复旦大学教材《大学写作》一书。该教材选读范文共二十篇，在小说方面只选了《黑掌柜》和鲁迅的《药》两篇。这足可见郭澄清小说的独特性与不俗魅力。他的小说多取材农村的日常生活，聚焦平凡而普通的农民，描绘普通他们的言行、气质与精神品格。他致力于在人物的形象中反映、探求生活的真理，概括深厚的历史与社会内容。这种探求既是清醒、严谨的，同时又是丰富多彩、充满激情的。

郭澄清先生笔下的农村生活从来不是“江南春色浓于酒”的田园诗，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观察、审视、思考当时的社会，力求从总体上塑造时代人物，概括社会生活风貌，用大手笔艺术地描绘时代。这使每一位读了郭澄清短篇小说系列的人，都会深深对五、六十年代的 中国有一个抹不去的、烙刻在心中的回忆或记忆。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时代的氛围中能够始终尊重艺术规律的作家，他总是力求在对时代素描中把艺术上的流弊降到最低点。为此，他对现实主义倾注了特别真实而清醒的热情。在短篇集《社迷》后记中，他写到：“我的家乡是抗日根据地。我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党像母亲一般，哺育我成长，并使我有文化。我正式学习写作，开始与农业合作化的初期。那时节，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祖国的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此情此景，使我的心不能平静。我愿把亲眼看见的新人新事写出来，希望曾经教育了自己的事迹，能